



小學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徃徃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
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
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
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
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
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
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宗業
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

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
言喧聒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
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小學卷之一

內篇

立教第一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則
天明遵聖法述此篇俾為師者知所教而弟子知所
以學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
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
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

人矣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
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
言男唯女俞男擊革女擊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
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
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住宿於
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
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
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
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止五十命爲
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
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
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
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

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
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小學卷之二

內篇

明倫第二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稽
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總衣紳左右佩用偪屨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
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筭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

養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榻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餼莫敢用與恆飲食非餼莫之敢飲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噎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

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

曲禮曰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槃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

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

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菹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

而後與之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
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
則視足坐則視膝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
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
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
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
身敬之不哀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繇
衣服飲食繇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哀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
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者不三世不服其藥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

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也

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者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者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

玉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

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

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

其親敢不敬乎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右明父子之親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

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

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蹐蹐如也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侍食於君君祭必飯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

右明君臣之義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
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名鄉黨僚友以
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士婚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
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父
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
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
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

擊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閤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女不同梳栲不敢懸於夫之揮施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溲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溲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

不嘯不指疫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疫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繇右女子繇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
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
內不百里而犇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
驗而後言晝不遊庭疫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女有五
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
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
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
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凡
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右明夫婦之別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咥詔之則

掩口而對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將即席容母作兩手摠衣去齋尺衣母撥足母擻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

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釀少者不敢飲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過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翼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

玉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頌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右明長幼之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子曰朋友切切悌悌兄弟怡怡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

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
善柔友便佞損矣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
也不可以有挾也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主人請入為席然
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
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
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
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
於西階則先左足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
人則先拜主人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右明朋友之交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

於君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
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
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
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
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為悌故孝有不及悌有
不時其此之謂歟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
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
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右通論

小學卷之三

內篇

敬身第三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
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
傷其本枝從而亡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教不可長欲不

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
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毋
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疑事毋質直而
勿有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
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
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
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
繇順正以行其義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

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

右明心術之要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

曲禮曰母側聽母噉應母淫視母怠荒遊母倨立母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鬣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毋踐屨毋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故舊不戲色毋拔來毋報

往毋瀆神毋徇枉毋測未至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
語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
夫言誾誾如也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

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
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
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
而坐

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蔘行
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
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
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

矣

右明威儀之則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
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
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
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耆無
疆受天之慶

曲禮曰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
不純采

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去喪無所不佩

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帛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右明衣服之制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歎毋啗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

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嘍炙

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數噉毋爲口容

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體而謁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右明飲食之節

小學卷之四

內篇

稽古第四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撫徃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既長就學遂成大儒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右立教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
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
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
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
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

舜見之矣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
親之謂也孝子愛日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
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孟子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夜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

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
東夷之子也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
難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其反而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
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
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紂不聽
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
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
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
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
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
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駢駢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

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

白季使過冀見冀缺稱其妻盭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閭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

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
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
以得去終不聽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
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國人立其中子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
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
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等小人不可以履
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
歸之者四十餘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右明倫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螫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門啓而出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無宿諾

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

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右敬身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

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不敬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

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右通論

小學卷之五

外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
外篇

嘉言第五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祥恭敬今世學不講男
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

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

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令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
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
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
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
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
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始終一意
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則其
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
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
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
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
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
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
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
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
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
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
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
不為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
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
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險
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
廬將復何及也

柳玘常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尤
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
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
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
己者悅之惟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

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
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啣杯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
之易荒覺亦難悔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
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
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
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
宜刻骨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其
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
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
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
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鼠
與茅鷁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
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古穢青史戒爾勿嗜
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險類古今傾敗者
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
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
金蘭契忿怒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

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
戲所以古人疾蘧蔭與戚施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
為人赴急難徃徃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舉
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
市童憐還為識者鄙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
不充戚戚懷憂入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
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
畢竟何足恃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
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
為耳

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
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
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
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
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
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
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

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雙隙犯刑憲如
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
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
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
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
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
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
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

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
為小人未之有也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
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
敏果斷辨是非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
可為政不在人後矣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
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古靈陳先生為僊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

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
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
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
義之俗矣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
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
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
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

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
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
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
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
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
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天
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

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伊川先生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伊川先生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

禴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司馬溫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徃徃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

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

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燭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

喪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覩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齋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輜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

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

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

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
樸馬布裹鞍轡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為死者
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
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
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
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

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曾所見勿為
妖妄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
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
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
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

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

也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貪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慇懃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可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

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開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于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

辭遜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

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
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
以為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
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
餘以備不虞

右廣明倫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
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
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
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
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
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心要在腔子裏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

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
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
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
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
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己則昏爾曾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
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
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
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疚且自點檢絲毫

不盡則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
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
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
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
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
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言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
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
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愛
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
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
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為大丈夫矣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負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嫚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見人富貴不可嘆羨詆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

自警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徃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
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
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
忌盈惡滿調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
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敝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
衆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
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
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
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
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
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鷓鴣如此以
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
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
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

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
養成甚生氣質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
相發明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
別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
一行一任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
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

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
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
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
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
賢用心竭力從之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
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
矣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
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今日行一

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污風

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

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
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右廣敬身

小學卷之六

外篇

善行第六

呂榮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
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
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初寒暑雨侍立
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
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
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

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呂榮公張夫人待制諱盪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為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唐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

經業苟趨利祿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
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
有要義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
徒千數日月刮剝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
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其在湖
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
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
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
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

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
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
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萃
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
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
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
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
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

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
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
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
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
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
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
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
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
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
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右實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
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

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是以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蹙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吾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

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王裒字偉元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
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
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
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
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裒裒
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
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
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
不臣於晉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
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柳玘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
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緹
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
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
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
昌大乎

南齊庾黔婁妻為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

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
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
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
身代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
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
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
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
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

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塚壙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
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
人言輒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
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
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皆知其孝壽昌再為
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
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定居之
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

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霍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静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

汲黯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為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我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瘳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瘳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

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足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

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事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鄰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

赦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
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
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
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
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
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
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崔玄暉母盧氏嘗誡玄暉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
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
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
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
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
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玄暉
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
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
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

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
因忙後錯了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
政也何有

呂榮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
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
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
孝婦曰我死生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

還汝肯養我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
慈愛愈固紡績織紵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
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
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
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
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
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
使使者賜黃金四十觔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
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
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
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
道鄉邦稱之

曾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
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為信其後
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

爽被誅曾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曾氏絕婚彊迎令
女歸時文寧為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曾氏無遺類冀其
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
也家以為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
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
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
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
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曾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

行吾豈為哉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為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搗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
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
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
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
異十年遂還同住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
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
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
乃止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
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
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
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
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
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瘡氣方
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
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

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
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
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
染也

楊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
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
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
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
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參

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
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
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
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
女百口總服同饗庭無間言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
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
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英公李勣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復可得乎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

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呂榮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于此而知之

萬石君石奮歸老于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馬子孫為小吏來歸謂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

孫有過失不諛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
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
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
以為不及也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
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
者取親中帚廁踰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
知之以為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
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疏廣為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
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居
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
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
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

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
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
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
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
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

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
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
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

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
而去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
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暉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
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
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
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旣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

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贐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

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馬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協繇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問起居

父母不感感妻子不咨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
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
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
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
妻相虐兄弟為讐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
哉董生無與儔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
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
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
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
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
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
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
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
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為
擇壻嫁之皆用刻木裝奩繢文絹為資裝常言必待資
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
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為京兆尹鹽

鐵使出遇公權于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為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履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為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右實明倫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

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懷金十觔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

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後為荊州刺史侃性聰敏
勤于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聞外多
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
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
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
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
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
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

達耶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
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
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
為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
令皆如行儉之言
孔戡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于利與祿則畏避退怯
如懦夫然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

常于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為文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家法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賦吏法凡理藩府急于濟貧恤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貫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于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為選壻出俸金為資裝嫁之

柳玘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于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敢復言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為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馮為賈相餽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頰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為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信知

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于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于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

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遊宴以至于博奕竒玩淡然

無所好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隳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柳玘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葢

夕食齏菘菹而已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

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溫公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

助之乎

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
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
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
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
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
擊節歎賞

右實敬身



